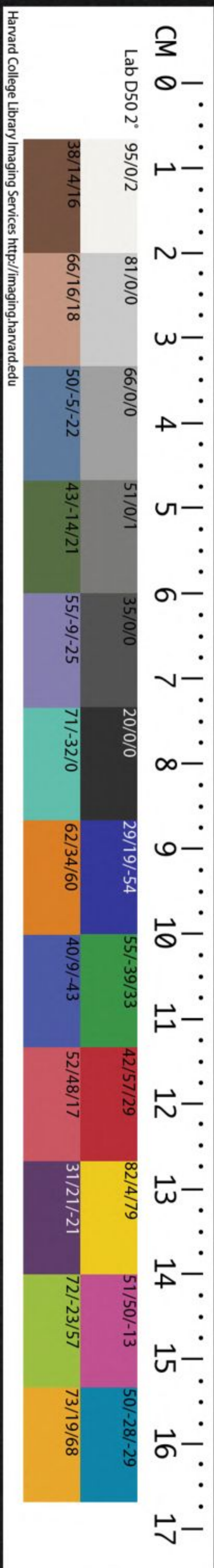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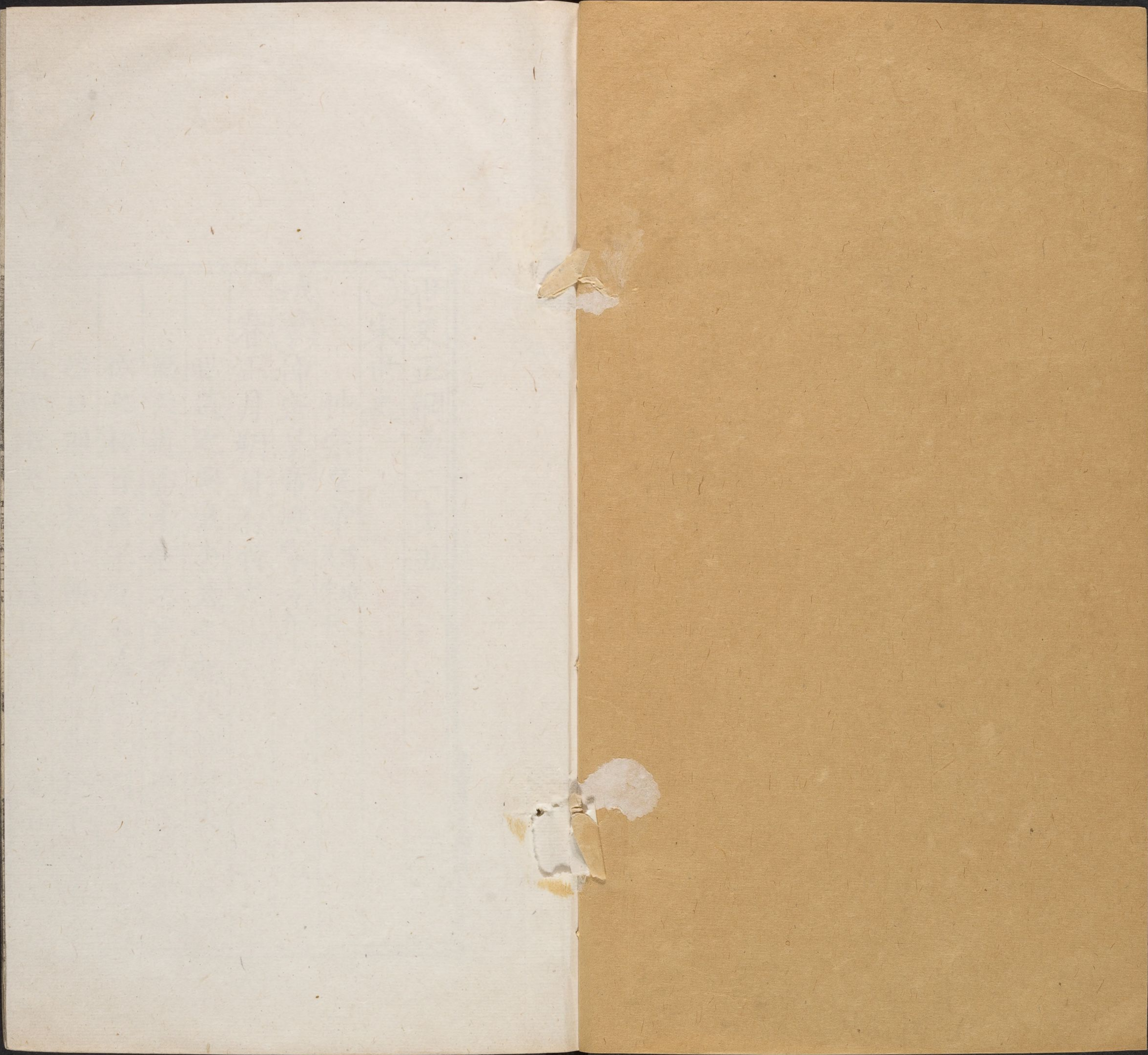


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5 1955

T 25 12 / 7136





世史正綱卷二十五

○宋世史

神宗皇帝

諱頊
英宗子

戊申蒙神宗皇帝熙寧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世道之興衰事幾之起伏皆自夫人為之
而天道亦未嘗不與之相符應焉神宗即
位之初首召王安石為學士明年紀元之
始日即食於三朝人事欲興於下天道遽
兆於上天人交感之際微矣蓋自此而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壬集

四百三

則為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
則為哲宗徽宗欽宗以至於南渡乃有宋
一代消長升降之會也

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始鬻僧道度謀

宋朝鬻度謀始于此

錄唐魏徵狄仁傑後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配己熙寧二年

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用王安石言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變舊法
參知政事唐介疽發背卒

王安石以計罷知開封府滕甫

鄭獬王拱辰錢公輔范純仁以言新法補外

御史中丞呂誨劾王安石出知鄭州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行均輸法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行青苗法

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富弼罷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增置宮觀官

先王設官以治事治事以立國無非以爲民而已故有是事則設是官既設是官則程功計效以上下其秩多寡其祿祿雖出於君而實則民之所供受民之所供而無益於民授之者固非而受之者獨無愧乎宋自王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然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恐

其怨謗乃爲祠祿處之嗚呼所謂宮觀者所業何道所以爲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時士大夫甘心受其養而不知恥則又何哉雖然此猶國家方盛之時用以處其久仕而顯異者也若夫南渡以後國計不足之時乃有方登仕途即有祠祿之請者食焉而不理其事雖以大賢君子亦不免焉豈孔子所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哉

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

庚
宋熙寧三年

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嗚呼三代以下人君之信任其臣孰有篤於神宗者哉一入安石之言即惟其言之是信雖以母后之親大臣之舊言皆不入一語或違其心一事少拂其意安石即稱疾不朝上章求去神宗喻之留之至再至三然後肯起切切然惟恐其一旦舍我去而吾不廷以有為也嗚呼神宗好治之心

如此其切漢唐以來所未有也惜乎加之非其人而安石不足以副之而又有以負之耳然其一念好善求治之心任賢勿貳之意真無愧乎古之帝王使其移是心以待程顥得光明正大之學以為推誠好治之輔三代之治其庶幾乎

司馬光辭樞密副使

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首選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也然既為上人所重而天下靡然趨向之而世

道亦由之而升降焉宋自太宗重甲科之
選擢居選首者躡取華要有不十年而至
宰相者徃徃多為名臣自治平更三歲之
制繼以王安石變一代之法倡一家之言
一時士子咸希其意習其說非是無以得
高第葉祖洽首迎合安石意得為首選自
是士風大壞得人亦不如前非徒無呂蒙
正王曾者出於其間而所得者皆俞棗蔡
疑儉邪小人之輩阿趨時好誣陷善人以
成一代之禍亂此無他蓋田王氏之學不

正有以啓之也孰謂科舉取士不關於治
亂乎

王安石薦選人李定為監察御史衷行知制
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為令

改諸路更成法

立保甲法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

行募役法

癸亥
宋熙寧四年

始以經義取士

此後世經義之始

王安石廢春秋儀禮

後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嗚呼五經之在世猶五行之在天五倫之在人也缺一不可春秋一經自聖人筆削以來至是千五百餘年末有一人敢非而議之者也安石何人敢目之以斷爛朝報言於其君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先儒胡氏謂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其效使

夷狄亂華莫之能遏噫春秋之經聖人手親所筆者世之叛經僭經者有矣未有廢經者也廢經始自王安石安石罪非止一端其立新法作新說罔民以取利欺世以盜名皆其罪之小者也罪之大者惟在於此蓋與廢君叛國者同科若安石者其萬世名教之罪人歟陸九淵曲為之回護不知何見也

趙秉常兵陷撫寧諸城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以王安石子雱為崇政殿說書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鬻坊塲河渡祠廟

立太學生三舍法

壬子宋熙寧五年

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嗚呼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善於為治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在已所行有可議者得
人言而亟改之是人之言有益於我也大
矣夫如是惟恐吾行之而人不我議議之

而我不聞聞之而我不能改烏可設法以
禁人之議已哉王安石平日所學何事自
諉謂何乃效衰世君臣寄耳目於群小或
者謂安石直不曉事耳非奸也豈其然哉

行市易法

行保馬法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命章惇經制湖北蠻事

王韶城武勝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

頒方田均稅法

置熙河路

癸丑宋熙寧六年

王韶克河州

置經義局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文彥博罷

始置濟河司

以熊本為梓夔察訪使

大儒周敦頤卒

卒或書官不書官史例也今周敦頤卒不
書其官而以大儒書何曰此綱目書徵士
陶潛卒之例也自孟子沒後孔孟之學不
講久矣而周子始倡而傳之然卒未嘗自
言也吁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
開我人敦頤有功於世教大矣哉

初策武舉士

河州平

行折二錢

甲寅宋熙寧七年

春三月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兩
鄭俠上流民圖尋下俠獄復行新法
王安石免安石請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
參知政事

初權蜀茶

立手實法

置三司會計司

熙寧八年

後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經義

司徒侍中韓琦卒

割北邊地七百里畀契丹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呂惠卿有罪免

九月彗星見

罷手實法

交趾大舉入寇陷欽廉州

丙辰宋熙寧九年

交趾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呂惠卿上書訟王安石

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
交吐納欵治開邊罪安置劉彝沈起隨秀州
遣宦者節制西邊彭汝礪等諫不聽

丁未熙寧十年

河決澶州

處士邵雍卒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戊午宋元豐元年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議復肉刑

甲辰元豐二年

太皇太后曹氏崩

知湖州蘇軾坐賦詩下獄

庚申元豐三年

詔詳定官制

定雅樂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辛酉元豐四年

築河隄

夏人幽趙秉常

詔宦者李憲帥五路兵伐夏會于靈州憲後期不至高遵俗兵潰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吳居厚以言利得為都轉運使

戊壬
宋元豐五年

治兵敗罪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經畧安撫制置使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不見

行新官制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尚書左

右僕射參知政事為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
右丞

改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城永樂趙秉常遣兵來寇士卒役夫死者二
十餘萬人帝臨朝大慟

癸宋元豐六年

趙秉常兵寇蘭州

貶宦者李憲官

趙秉常復脩貢

司徒富弼卒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子甲宋元豐七年

趙秉常大舉兵入寇

始以孟軻配享孔子及荀况揚雄韓愈從祀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王安石以所居為僧寺乞賜額

乙宋元豐八年

春正月帝有疾

立子傭為皇太子改名煦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葬

皇太子煦即位提議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太后曰皇太后

罷京城邏卒

司馬光入直

天傑程顥字

鳴呼程顥其幾於聖人也歟自其幼而學

莊而仕而教凡其所言所行未嘗離夫道

也而口未嘗自言行未嘗立異其於聖人

所謂中庸之道日用常行由之而不疑而

人亦不疑之心其為御史時也則曰使臣
拾遺補闕裨聖政則可使臣撥拾臣下
長短以沽直者則不能其於新法也則曰
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
誠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考其所存所論
皆與一時諸人不同愚故舉其二端以示
學者使世之居官論事者皆以之為法則
士大夫無激切之風而國家享和平之福
矣

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

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
罷保甲等法
葬永裕陵

哲宗皇帝

諱煦初名備
神宗子

丙寅宋哲宗皇帝元祐元年

劉摯朱光庭等交章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
君子小人勢不並立為君子者必求所以

勝小人之術然後小人合德其惡雖有禍害也亦不甚焉苟為不然不量時勢之可否情分之深淺而輕於用言語筆舌以相攻擊愚知其不徒不能去之而反甚之其禍不獨在人臣而且移於國家矣蓋小人之為小人也其心亦未嘗不知小人之非美名也方其為之之時昧於私欲不能自克及其既為之後亦未嘗不自知其非也但以業已為之已為衆人之所指擿雖欲掩之有不可得者惴惴焉恐其彰著不

已非但失名亦恐因此得禍操心愈危慮患愈深於是恣其忿戾不肖之心凡可以掩已惡而中傷他人者無所不至甚至建異議立竒功以固其位使人不能動而禍及宗社矣苟當小人惡念未稔之時為君子者有以善導而巽入之或盡忠告焉秉彝好德之心人孰無之安知其無因吾言而少已者哉縱其人下愚不移不可告語然無有激發之者則其惡亦將不至於太甚也元祐諸賢疾惡太甚徃徃逆料他人

未然而惡而極力譏毀之非但攻小人也
見君子少有纖芥之失即已遽然攻之不
少假借形於章奏者不分輕重淺深一槩
日以奸邪一時人主眩於名實不知所從
故其所言悉多不售其攻小人也小人未
必去適所以自攻其同類而已同類既去
已亦不自保矣於是善類空而惡人得志
肆其報復之心行其狠毒之政遂使生民
受其害國家罹其患縉紳之禍不足言也
蔡確有罪免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

罷青苗法

司馬光請罷免役錢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上疏論輔養君德
王安石死

王安石直偏拗耳非奸惡也今書以死何
按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
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
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

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
凶邪排擯忠直躁迫疆戾使天下之人囂
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
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觀熹所論
豈有正人君子而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
迫疆戾者乎矧其擅廢聖經而敢為天不
足畏之說其得罪名教也甚矣書之以死
夫豈過乎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黜內侍李憲等于外

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夏國主趙秉常死子乾順嗣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改封衍聖公為奉聖公

○丁未元祐二年

禁用王安石新經義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程頤蘇軾劉摯等自分黨相攻擊

天下之理二善與惡公與私義與利而已矣其在人則君子小人所由分焉一於善則心存乎公行合乎義而為君子一於惡則心存乎私行依乎利而為小人君子小人如薰蕕冰炭之相反各以類而立其不相能也必矣為君子者必不同乎小人為小人者必不同乎君子邪正不並立是以小人慮君子之不吾容君子恐小人之害吾正協力以相攻則有之矣又不然小人

以勢力相軋名位相逼以小人而攻小人亦有之矣未聞君子以道義而相攻者也其所以相攻者必其有偏黨之私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今觀元祐諸臣皆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也一旦伸於久屈之餘不幸而當群奸誤國之後正當相與同心協力以翼正拒邪猶恐不足以及勝之胡乃以私忿小怨自分黨與互相攻擊如此果善乎惡乎公平乎私乎義乎利乎蓋其心介乎善惡之際而出入乎公

私義利之間比而不周不能公天下以為
心也嗚呼彼徒以文章鳴世功名建事者
黨同伐異無足恠也若夫以斯文為己任
自謂繼千載之絕學者而亦視其徒為之
而不救正何哉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宋元祐三年

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
中書侍郎

宋元祐四年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

蔡確以詩得罪再貶新州

劉安世論范純仁黨蔡確純仁自求罷政

按邵伯溫謂公卿大臣當知國體以蔡確
奸邪投之死地固何足惜而純仁乃欲薄
其罪存大體也而劉安世乃論其黨確至
謂其有朋奸之心嗚呼元祐所以變為紹
聖者豈但小人之罪哉一時所謂賢人君

子者亦未當無罪也愚故舉安世一事可
以因類推矣

劉安世諫求乳母

庚午宋元祐五年

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若畀夏人

潞公文彥博致仕

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
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未光庭

辛未宋元祐六年

以劉摯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尋罷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
論事同異各求罷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
共成國家之事所見雖有不同而同於為
國豈可人自為心必遂已而後行哉蓋天
下之事端緒孔多其後效之或成或敗亦
難以逆觀方事之來也商議之際各罄所
見量度其可否虛其心以公聽並觀擇其

善者而從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
開譬必相洞達而後已萬一相持不決各
列上之從上所取既用其一則相與協力
殫慮從容成全之補偏塞罅逆閉其旁出
之途期以臻于萬全而無後患政不必其
出於已也縱彼所用者不如吾策之良然
上之人業已用之則當以國事為重而不
復計其策之出於誰某而幸其事之敗以
實吾之言宋世所謂賢士君子者一有議
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

可也及乎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
不同潔身求去嗚呼發言盈庭人各其見
所言亦皆有理也人君未必皆有生知之
明灼見之真勢無全用之理苟用其中一
人之言則衆人者皆當舍已從人期以共
成國家之事而不使其至於僨敗可也譬
如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槳一主篙主人從
主帆者之言則主槳與篙者即棄去不顧
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
矣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夫之見絕有類于

是為國乎為已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愚嘗謂宋朝待士大夫極厚而一時士大夫負宋朝者多矣

帝臨國子監釋奠

壬申 宋元祐七年

以程顥判西京國子監尋致仕

備六禮聘孟氏立為皇后

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酉 宋元祐八年

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秋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

帝始親政翰林學士范祖禹首上疏不報

楊畏上疏請紹述神宗

復章惇呂惠卿官

甲戌 宋元祐九年四月以後紹聖元年

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

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

楊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亂興亡之幾於此

乎判人事變於下天象應於上天人之理

影響如是天變果不足畏哉

罷呂大防

策進士畢漸以對策希時政擢首選

進士首選號為狀元始于唐而極盛于宋
大為一時學士大夫之榮選非特人重之
徃徃見于識兆形於夢寐是天因人所重
而亦重之也其得之者以直言極諫上也
隨問而答者次之趨時好而迎合者不足
道矣夫取一日之長於三年之近數百人
之中固無甚異者而又曲所學以得之所

以為榮也祇以為辱哉

罷門下侍郎蘇轍

夏四月詔改元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范純仁罷

召蔡京

章惇以林希為中書舍人

復免役法

蔡卞請刊定神宗實錄以卞為國史脩撰

詔進士專習經義

以黃履為御史中丞

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軾等官

安置范祖禹于遠州

亥宋紹聖二年

復保甲法

監察御史常安民坐直言貶

子丙宋紹聖三年

廢皇后孟氏

冬十月雷大雨雹

丑宋紹聖四年

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流呂大防等于嶺南大防道卒

以蔡卞為尚書左丞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尋卒

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以邢恕為御史中丞

編管程頤于涪州

復立市易務

咸陽民得玉印群臣賀以為秦璽

劉定之曰此天書之故智也

下文彦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錮劉摯梁燾

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

為御史中丞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以皇太后

言而止

再竄范祖禹劉安世祖禹卒于化州

京師地震

平夏城成趙乾順來寇敗之

契丹為夏請和

河決內黃

城會州

立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宋元符三年

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寧殿

壽在位十五年

庚辰

宋元符三年

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寧殿

壽在位十五年

庚辰

宋元符三年

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寧殿

皇弟端王佖即位

是為徽宗

皇太后權同聽政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立皇后王氏

詔求直言以崔鷗為相州教授

召陳瓘鄒浩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陳瓘上書論國是

按國是之說始于孫叔敖其言曰夏桀

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叔敖之意亦不專以其私取舍者為是非而以眾人之所同取舍者為是非此國是之說所由起也王安石始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以為國是蓋借叔敖之言以文其奸耳自後京下輩祖述其說以箝天下之口行一己之私遂至宗社丘墟神州陸沉安石之罪大矣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眾人以為是則是眾人以為非則非矣合天下之人之言咸

以爲是而不非之者是則所謂國是也因
特隨事擇其可否權其輕重而必原於天
理之正合於人心之安斯則所謂國是者
乎故不必立爲一定之名以必天下人之
同已也

以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

蔡卞有罪免

追復文彥博司馬也九等三十三人官爵

皇太后罷聽政

秋八月葬永泰陵

章惇有罪免

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

改韓忠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曾布
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世史正綱卷二十五

壬集

世史正綱卷二十六

壬集

○宋世史

徽宗皇帝諱宗子

辛宋帝侂建中靖國元年

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高平公范純仁卒

皇太后向氏崩

貶章惇雷州司戶參軍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罷權給事中陳瓘等

復蔡卞邢恕等官

契丹洪基死孫延禧立

壬午宋崇寧元年

追封孔鯉泗水侯後沂水侯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

罷韓忠彥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禁其子弟不

得官京師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

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自為提舉
作辟雍

帝親書黨人碑立于端禮門

小人欲空人之國則肆為朋黨之說君子
指小人為黨小人亦指君子為黨甚至君
子亦自指君子以為黨而小人亦然始以
黨敗人終以黨敗國宋自元祐以來黨論
滋起互相指斥不復能辨衣冠塗炭垂三
十年至于崇寧其禍極矣嗚呼有國者其
尚公以存心恕以待物無偏無黨一惟理

之是準庶幾消朋黨之禍於未然哉

復廢元祐皇后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癸未宋崇寧二年

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更鹽鈔法

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

令州縣立黨人碑

甲申宋崇寧三年

鑄當十大錢

命謫徒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春三月大內火

以復鄆廓州封蔡京為嘉國公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罷科舉法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大蝗

配宋崇寧四年

始令州縣學以諸儒從祀孔子

蔡卞罷

以宦者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

制置使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尋罷

趙乾順遣兵寇涇原

置四輔郡

以朱勔領花石綱

始置諸路提舉學官
章惇死

丙戌象崇寧五年

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

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蔡京有罪免

復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

蔡京弊政

策進士蔡疑以阿附得首選頒所對于天下

按史稱宋自太宗設科士居首選者躡取

華要而亦多忠亮雅厚之士自王安石改
新法作新經士習始變倫魁所得多齷齪
庸流而蔡疑尤為儉邪大為科目之累由
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
家而覆之孟子必辨邪說正人心正謂此
也

亥家大觀元年

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京子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立八行取士科

蔡京以蔡疑為給事中

大儒程頤卒

方軫上書言蔡京流軫于嶺南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加蔡京太尉

子戍宋大觀二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童貫復洮州加檢校司空

皇后王氏崩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此子思從祀之始

北宋大觀三年

右正言陳禾以言童貫被謫

孟翊言宋將中微流于遠方

蔡京有罪免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癸亥宋大觀四年

夏五月彗出奎婁

石公弼等論蔡京罪降京太子少保出居杭

州

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癸亥宋政和元年

遣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

羈管陳瓘于台州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賜以國姓

壬辰宋政和二年

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詔三日一至都堂議

事

夏六月白虹貫日

禁史學

更定官名以太師太傅太保為真相三少副
之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尚書右
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

加童貫太尉

癸宋政和三年

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
子廟

以何執中為太宰

太后劉氏自殺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改公主為帝姬

以何執中為少師

賜方士王老志王仔昔先生號

冬十一月祀天于園立以天神降詔百官

甲宋政和四年

置道階

春二月月犯昴

遼女真阿骨打起兵叛遼遼遣將伐之為所
敗

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

和政和五年

遼女真阿骨打僭號于按出虎水國號金
立子桓為皇太子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作明堂

遼伐女真

女真取遼黃龍府

舊史於女真稱帝建國之後即以金書而
史綱始終以女真書何此朱子綱目之書
法也綱目於晉天福二年既書契丹改號
遼矣然自是以後有事仍書以契丹之舊
未嘗因其稱遼而遼之此其例也或曰金
人執二帝奄有中原而高宗受其冊命稱
臣奉表固非遼比也烏得同嗚乎誠若此
言是獎夷也夫夷狄處化外守疆域是其
分也夷而守分在所當獎越我邊防僭我
名號其犯分甚矣又從而獎之是豈聖人

作春秋之意哉春秋之意若何曰楚祝融
之後先王之所封也而國在九州之中聖
人以其僭王也故不書以楚而以荆書其
書於越也亦然况女真純乎夷狄生乎沙
漠之外而又凌蔑我中國之主舉其本號
夫豈過哉

王厚攻夏滅底河城敗績匿不以聞

丙宋政和六年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立道士學

女真取遼東京州縣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以鄭居中為太宰劉正夫為少宰

帝上昊天上帝徽號

莫尊於天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也謂之昊
天上帝帝者主宰之稱以帝稱之而又加
以天天之上加以昊天之外加以上可謂
極至而無以加矣天之不可名帝之尊
無以對天之下地之上無一物而非天所
有無一事而非帝所主故祀之也牲必以

史綱卷二十六
九
犢器必以陶匏席必以藁越蓋以物無足以稱其德者姑以是寓吾誠而已祀之者尚不敢以備物恐或有以褻之况敢以虛誕之辭而加之冲漠之表乎其為褻也大矣夫以中材之主而臣下加之以美稱彼且咈然怒知其諛已也孰謂天帝而可以虛辭諂乎夫君之事天猶臣之事君也臣瀆乎君必遭君之誅君瀆乎天安能違天之譴乎是故唐玄宗崇天帝位號於天寶於是乎有漁陽之變宋徽宗上玉皇徽號

於政和於昇平有黃龍之禍嗚呼可畏也哉

趙乾順寇涇原屠靖夏城

酏宋政和七年

大理入貢始封以王

此大理入貢中國之始

始給道士俸

帝聽林靈素講道經

道士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嗚呼人君受命于天以為天子踐祖宗之

昨繼先君之體以爲臣民華夷之主稱之
曰皇帝蓋無以加矣徽宗乃諷道士曰朕
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
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
道卿可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考封冊之
制惟天子得行之道士何人敢以此而加
之君上徽宗承神宗之遺體而自謂爲上
帝之元子爲中國之帝王而自謂爲太霄
之帝君不知徽宗夙生而幼悟此歟或得
之夢寐也抑或亦方士輩爲之言乎堂堂

萬乘之主巍巍九重之尊乃受方士之冊
不爲儒教之主而主異端之教不爲萬乘
之君而爲道士之君本欲以自尊自大而
不知適以自卑自小也但其所謂中華被
金狄之言遂成完顏氏之讖豈非神鑒昏
濁鬼或使之以倣天下後世歟

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起復鄭居中爲太宰以余深爲少宰

誅方士王仔昔

有星如月南行

以宦者童貫領樞密院事

作萬歲山

侍御史黃葆光劾蔡京被貶

女真遣使求封冊于遼

戊戌宋政和八年十一月以後重和元年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始遣使浮海通女真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以宦者童貫為太保

秋九月掖庭大火

立周恭帝後

紀宋重和二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

詔更寺院為宮觀僧為德士

女真來聘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以張邦昌為尚書右丞尋以為左丞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五月京師大水起居郎李綱上言被貶

趙乾順使來授以詔棄之

以宦者童貫為太傅封涇國公

帝幸蔡京第

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帝數微行

召楊時為秘書郎

續宋宣和二年

斥林靈素

遣趙良嗣如女真約攻遼

女真侵遼上京

勒蔡京致仕

女真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青溪民方臘反陷睦歙杭等州

以王黼為太宰

遣宦者童貫討方臘

丑辛宋宣和三年

鄧洵武死

罷蘇杭州造作局

梁山泊盜至海州為張叔夜所擒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

方臘平

大蝗

復置應奉司

黑眚見于禁中

加宦者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遣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女真侵遼中京

壬寅宋宣和四年

以蔡京子攸為少保

女真克遼中京耶律延禧走雲中

前左司諫陳瓘卒

女真襲遼軍延禧走夾山

遼李處溫逼耶律淳僭號于燕京奉表于金

求為附庸

女真克遼西京

童貫等勒兵巡邊以應女真

女真克遼東勝諸州

童貫擊遼敗績詔班師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誅李處溫

夏人救遼女真敗之

童貫再舉代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女真阿骨打襲遼主遼主敗走

朝散郎宋昭上書請誅童貫王黼黼除其名

女真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來降

劉延慶遣兵襲遼燕山敗績

以蔡攸為少傅

女真來議燕地遣趙良嗣求營平灤三州

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女真克遼燕京

癸卯宋宣和五年 金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

遼奚回離保自稱奚帝

女真遣使來趙良嗣復如女真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女真以遼平州為南京而以張穀留守

女真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

童貫蔡攸入燕

女真襲遼主延禧于青塚延禧走雲內

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

遼延禧奔夏其臣蕭特烈立其子梁王雅里
張穀以平州來歸

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
使

禁元祐學術毀司馬光等文集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女真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

遼雅里死蕭特烈復立木烈尋為亂兵所殺
帝幸王黼第觀芝

女真襲平州張穀奔燕山

詔殺張穀函首以昇女真

女真歸武朔州

甲辰 宋宣和六年

夏稱藩于金

女真來索糧不與

春閏三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科免夫錢

遼延禧復東勝等州

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

王黼有罪免

置講議財利司

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河北山東盜起

乙未 宋宣和七年

女真獲遼主延禧以歸世是歲遼亡年

遼耶律大石立于起兒漫

勸蔡京致仕

復元豐官制

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嗚呼宦者真封王始見于此嗚呼王者封而至于嬖倖之臣其君可知矣其時世可知矣噫

前待制劉安世卒

王侁曰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怒及章惇得志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于四海嗚呼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弊為君子者宜求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啓

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
其有濟也夫

熙河等處地震而裂

秋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冬十月女真分道入寇

太常少卿傅察使女真不屈死之

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廣陽王童貫自太原逃歸

女真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女真入檀薊州

郭藥師叛降女真女真盡陷燕山州縣

始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悉以禁旅付內侍梁方平守黎陽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下詔罪己

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君王之

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形

於天下盖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

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

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

竭生民之財戎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
後靡成風利源酷摧已盡而牟利者尚肆
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
災異謫見而朕不寤庶衆怨懟而朕不知
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愚按此詔乃徽宗招
伏狀也錄之于此以示後世使世主觀之
以為永鑑當無事時凡所施行有類其中
所述者宜亟改之毋詒後時無及之悔云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
幸諸局

召姚古种師中將兵入援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傳位于皇太子

在位二十五年

皇太子桓即位

是為欽宗

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
后

有鴉鳴于郊宮端誠殿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

立皇后朱氏

遣使如女真告內禪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
勛王黼童貫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子

內宋帝桓靖康元年

春正月詔許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按史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
則沮抑言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
開言路閉之諺嗚呼後世為國者常使言
路與城門並開天下國家豈有危亡之禍
哉

壬申女真徑渡河

王黼李彥伏誅

太上皇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欲出避敵李綱留之以綱為尚書右丞東

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

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癸酉女真犯京師兵屯牟駝岡

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

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於其間至是導金

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以久留嗚呼後
世積蓄者盍爲城守其母爲大盜之資乎
李綱督兵禦女真何灌力戰而死
女真遣使勒取金帛割地以和帝從之
李綱以言不用求去位

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
耶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
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人臣捐軀
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萌諸心况敢
出諸口耶然則爲綱計柰何毀形泣血披

肝瀝膽明言事勢至此無可和之理言旣
不從繼之以死又不然姑從其計身豫其
間爲之委曲彌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
濟之理綱計不出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
委身事君之義哉

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遣康王構少宰
張邦昌往女真軍爲質

种師道入援以師道統四方勤王兵
梁師成伏誅

二月丁酉姚平仲襲女真營不克

罷李綱以謝女真

太學生陳東等上書復以李綱為京城防禦使

始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以肅王樞質于女真康王構還

丙午割三鎮地畀女真女真北去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

姚古等以兵入援

种師道罷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女真圍太原

以徐處仁為太宰

太上皇后至自鎮江

太上皇召李綱

太上皇至京師

立子諶為皇太子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

种師中與金人戰死之

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尋召還

天狗星殞

彗出紫微垣

蔡京童貫趙良嗣伏誅

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

甲寅女真復分道入寇

遣使如女真軍求緩師

女真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

蔡攸朱勔伏誅

冬十月罷李綱知揚州尋安置于建昌軍

置四道都總管府

唐恪耿南仲主和議罷西南勤王兵

女真陷真定都鈐轄劉靖死之

兩河宣撫使种師道卒

御史中丞吕好问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

女真陷河東諸州郡尋渡河陷西京

遣使如女真軍請和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

遣康王構如女真軍不至還次相州

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

閏十一月丙申女真再犯京師

女真粘沒喝屯于青城

張叔夜將兵勤王

復元豐三省官名

以何臬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女真陷懷州守臣霍安國等死之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彗星長竟天

丙辰京城陷帝幸女真營請降

康王構帥師入援次于東平

帝至自女真營遣使割兩河地畀女真兩河

民不從

女真索金一千萬錠銀一千萬錠帛一千萬匹

打宋靖康二年五月以後建炎元年

春正月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女真營

副元帥宗澤大敗女真于衛州

遼耶律大石復立于虎思斡耳朶

丁未大風霾雲霧四塞

丁卯太上皇及后妃宗戚至女真營吏部侍

郎李若水死之

嗚呼宋人以忠厚立國而其敗也受禍乃
慘于晉人何哉是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
不臧也所謂人謀之不臧柰何曰方虜騎
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
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
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行避敵可用唐玄宗
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
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
策何也自古立國必據險阻宋都汴梁平
原之地而與疆虜為敵所以限之者一河

耳謀國者不知據險以守境危急之際乃
以要害之地附之庸腐闡人虜之渡河如
履平地既渡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
三千人守此吾豈得渡耶當時誠有能建
策如汪立信沿江之守盡出內地之兵以
實外禦四五十里而為一屯屯有守將十
屯而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叅倍
其數而命一大將領勁兵數萬往來巡督
况河面比江面為不遠用兵不多雖虜兵
併聚而來然亦可以少延月日而吾之勤

王兵日集矣若夫真宗澶淵之寇王欽若
勸幸江南陳堯叟勸幸蜀當全盛之時為
遷幸之說誠為失策靖康之際則非景德
比矣蓋效有唐乎唐玄宗避安祿山之寇
而幸蜀肅宗起於靈武遂復唐祚其後德
宗幸奉天僖宗幸興元皆用此策也况女
真又非唐三寇比其意在於金幣而不在
土地其技長於野戰而不能攻城觀其得
汴京既以與張邦昌邦昌不能立又以與
劉豫其意蓋可見矣使當時謀國者當虜

騎尚遠之時先請上皇率六宮以幸江南
逼近之際繼擁欽宗領禁兵以巡襄鄧二
帝在外號召四方之兵以為救援京師之
舉京城之守則付之大臣如李綱者使之
內堅城壁外清草野屯重兵而不動閉重
門以自居彼欲縱兵以遠追慮吾扼其歸
路彼欲肆暴以劫掠則又野無所得其勢
自然不能久居而有畏散之心矣然後遣
使與之通好或增歲幣或邀重盟縱有屈
抑不至受禍如此之慘矣說者徒以人君

死社稷爲言且謂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嗚呼此老生之常談爾盍量其君曰彼能死社稷否乎都城雖堅孰能守之乎吾之言彼能始終聽之不移乎苟不能然孰若委任一人如漢人之用周亞夫者以守都城雖以九重宣命三軍夜驚略不少動如是則號令出于一人持守定而事功易集以俟機便使凡虜之所以令其下尅期以取效者皆過期而不應其徒衆自然解體後有所言皆不之信而主謀者亦且

持議不固矣其心不能以不離其勢不能以不散計不出此乃苦留車駕又併其已出者而返之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歟治央高宗之中興也父母兄弟盡在他人手中爲所劫質一舉手動足輒有防礙遂致不能復不共戴天之讎以貽千萬古之笑恨嗚呼天乎人乎

女真以金帛不足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

康王次于濟州

女真議立異姓執孫傳張叔夜秦檜

女真以偽號加張邦昌邦昌受之宣贊舍人
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死之是日風霾日暈
無光

女真奉太上皇佶帝桓北行盡脅其后妃太
子親王公主等以從

女真實脇二帝也而書以奉何嗚呼中國
雖弱夷狄雖彊而天地之大名分故在也

呂好問馬伸勸張邦昌請廢后孟氏出宮尊
為宋太后

夏五月康王構即位于南京建元建炎是為高宗

女真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吳乞
買不聽

以李綱兼御營使

子粵生

復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遣使通問二帝

立沿河江淮帥府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
虜酋斡离不死

殺宋齊愈

奉元祐太后如揚州

命將分討江淮群盜

以李綱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侍御史張浚劾尚書左僕射李綱綱落職提

舉洞霄宮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張邦昌伏誅

女真陷河北州郡

帝如揚州

安置李綱于萬安軍

遣王倫如女真

女真分道入寇

世史正綱卷二十六

全集

